

世界儿童文学经典美绘本

小人国和大人国

[英] 江奈生·斯威夫特 著 张健 译

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etailed pencil drawing. It depicts a giant's face, with long, wavy hair and a large, expressive eye, looking down at a tiny person. The tiny person, with curly hair and wearing a purple tunic and brown boots, is standing on the giant's nose. The scene is set against a backdrop of stylized, leafy plants.

世界儿童文学经典美绘本

小人国和大人国

[英] 江奈生·斯威夫特 著 张健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人国和大人国/(英)斯威夫特(Swift,J.)著;张健译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2

(世界儿童文学经典美绘本)

ISBN 978-7-02-009563-6

I. ①小… II. ①斯…②张… III. ①童话—英国—近代 IV. ①I561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61893号

责任编辑 王瑞琴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瑞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80千字

开 本 720×1020毫米 1/16

印 张 10 插页3

印 数 1—10000

版 次 2013年4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563-6

定 价 2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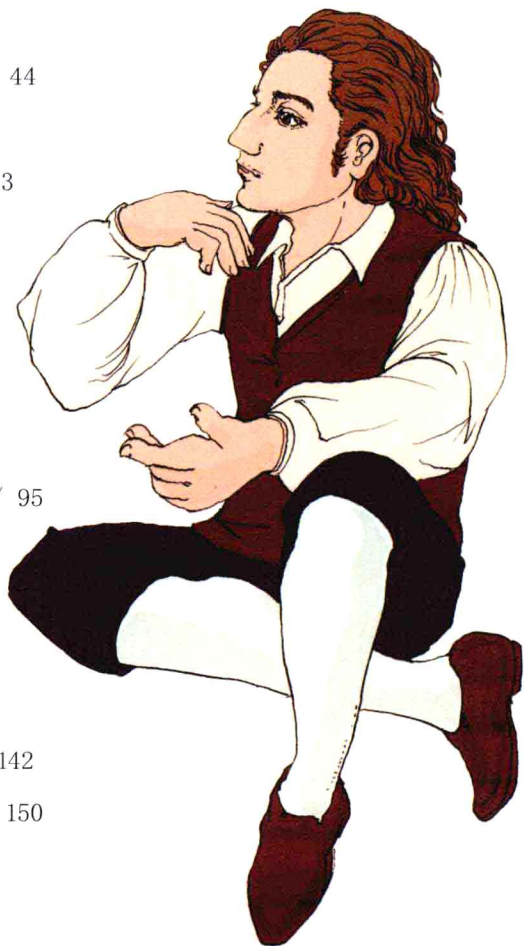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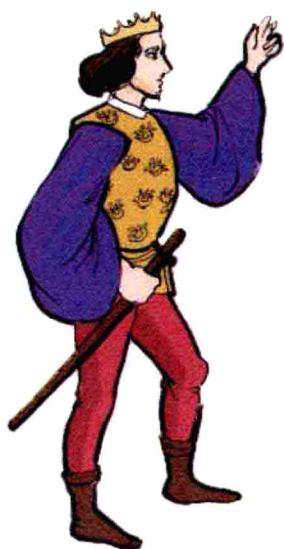
小人国游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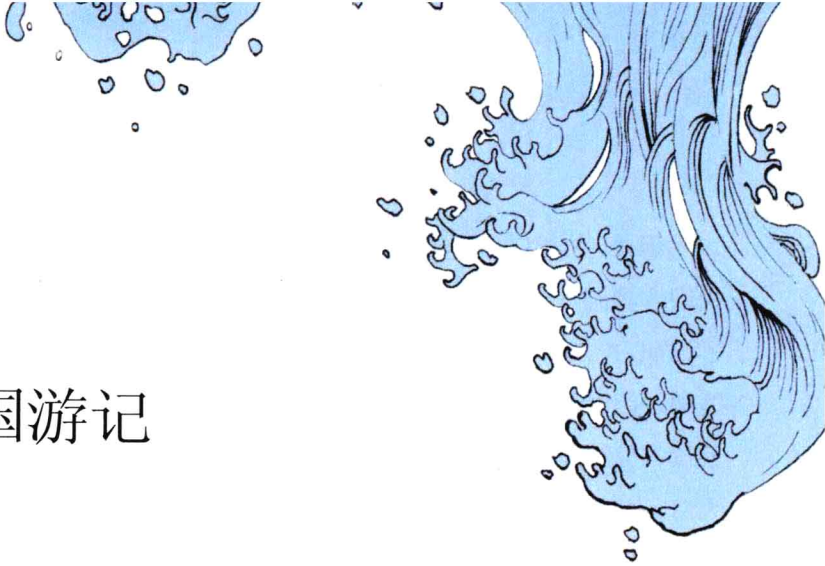
- 第一章 作者海上遇险，做了小人国的俘虏 / 3
- 第二章 小人国皇帝看望作者 / 16
- 第三章 作者给皇帝和贵族们表演游戏 / 27
- 第四章 作者与小人国大臣谈论国事 / 36
- 第五章 作者阻止了外敌侵略，获得了爵位 / 44
- 第六章 小人国的风俗和教育 / 51
- 第七章 有人阴谋陷害作者，他只好逃走 / 63
- 第八章 经过千难万险，作者回到祖国 / 72

大人国游记

- 第一章 作者再次旅行，误入大人国 / 81
- 第二章 主人带着作者到处巡演，以此赚钱 / 95
- 第三章 作者进入王宫，王后买下了他 / 104
- 第四章 大人国首都 / 115
- 第五章 作者经历了几件险事 / 121
- 第六章 作者展示音乐才能 / 132
- 第七章 作者为大人国提出一些治国建议 / 142
- 第八章 一个意外，作者回到了自己的国家 / 150







小人国游记

第一章 作者海上遇险，做了小人国的俘虏

我父亲在诺丁汉郡有一份小小的产业；他有五个儿子，我排行第三。我十四岁那年，他把我送进了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尔学院。我在那儿住了三年，一直是专心致志地学习。虽然家里只给我很少的学费，但是这项负担对于一个贫困的家庭来说还是太重了。于是我就到伦敦城著名外科医生詹姆斯·贝茨先生那儿去当学徒；我跟他学了四年。这期间父亲有时也寄给我小额款项，我就用来找人补习航海学和数学中的一些知识，对有志旅行的人来说这都很有用处，因为我相信迟早总有一天我会交上好运出外去旅行的。我辞别了贝茨先生，回家去见父亲；亏了他老人家、约翰叔父和几个亲戚帮忙，我得到了四十镑，同时他们还答应以后每年给我三十镑使我能在莱顿求学。我在莱顿学习医学，一共两年又七个月，因为我知道在长途航行中医学是有用处的。

我从莱顿回来后不久，恩师贝茨先生就荐我到“燕子号”商船去当外科医生，统率那艘船的是亚伯拉罕·潘内尔船长。我跟他一起工作了三年半，曾几次航行到利凡特（地中海东岸一带）和其他地方。我回来以后受到恩师贝茨先生的鼓励，决心留在伦敦，他给我介绍了几位病人。我租下了老周瑞街一座小房的一部分房间；那时大家劝我改变一下生活方式，我就跟在新门街做袜子、内衣生意的爱德蒙·伯顿先生的二女儿玛丽·伯顿小姐结了婚，我们得到了四百英镑嫁资。

但是，两年以后贝茨恩师不幸逝世，我没有什么朋友，又不肯违背良心学我们许多同行那样胡来，所以生意渐渐萧条。我跟妻子和几位熟人商量了一下，决心再去航海。我先后在两艘船上当外科医生，六年中曾几次航行到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岛，我的财产从而有所增加。我身边总有许多书籍，闲暇时候我就读古代的和现代的最好作品；我到岸上去的时候，就观察各地人民的风俗、人情，也学习他们的语言，仗着自己记性好，所以学起来非常容易。

这几次航海的最末一次却不怎么顺利，我对航海生活厌倦起来，就想待在家里和老婆孩子一起过日子。我从老周瑞街搬到脚镣巷，接着又搬到沃平，希望能在水手帮里揽点生意，结果还是毫无用处。这样过了三年，时来运转已经绝望，于是我接受了“羚羊号”船主威廉·普里查德船长优厚待遇的聘请，那时他正要向南太平洋一带去航海。一六九九年五月四日，我们从布里斯托开船。我们的航行最初是很顺利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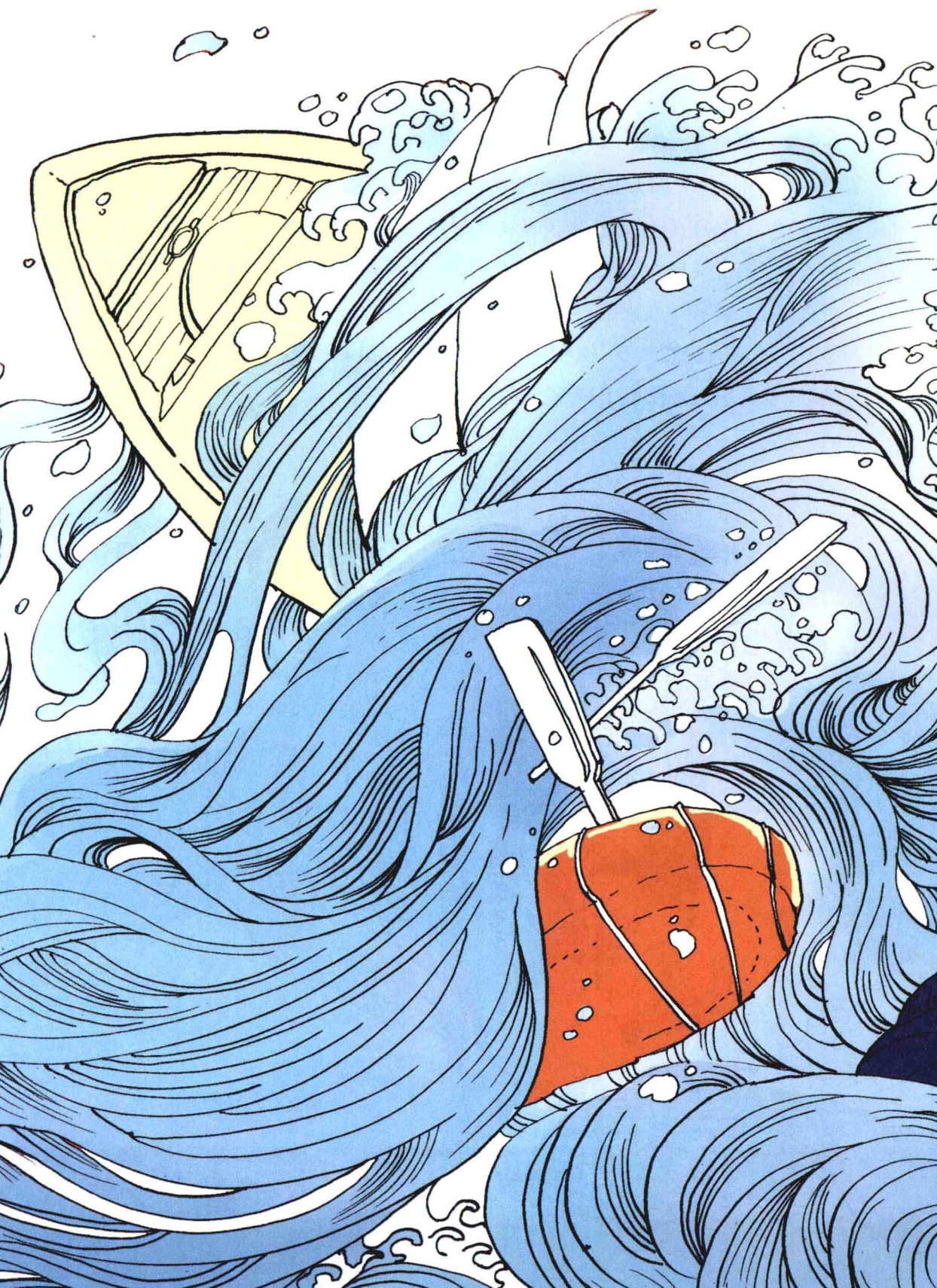
由于某些原因，把在这一带海上航行的详情细节告诉读者似乎不大恰当，只说说下面这些情形也就够了：

在往东印度群岛去的途中，我们被一阵强风暴刮到了范迪门地（澳大利亚西北部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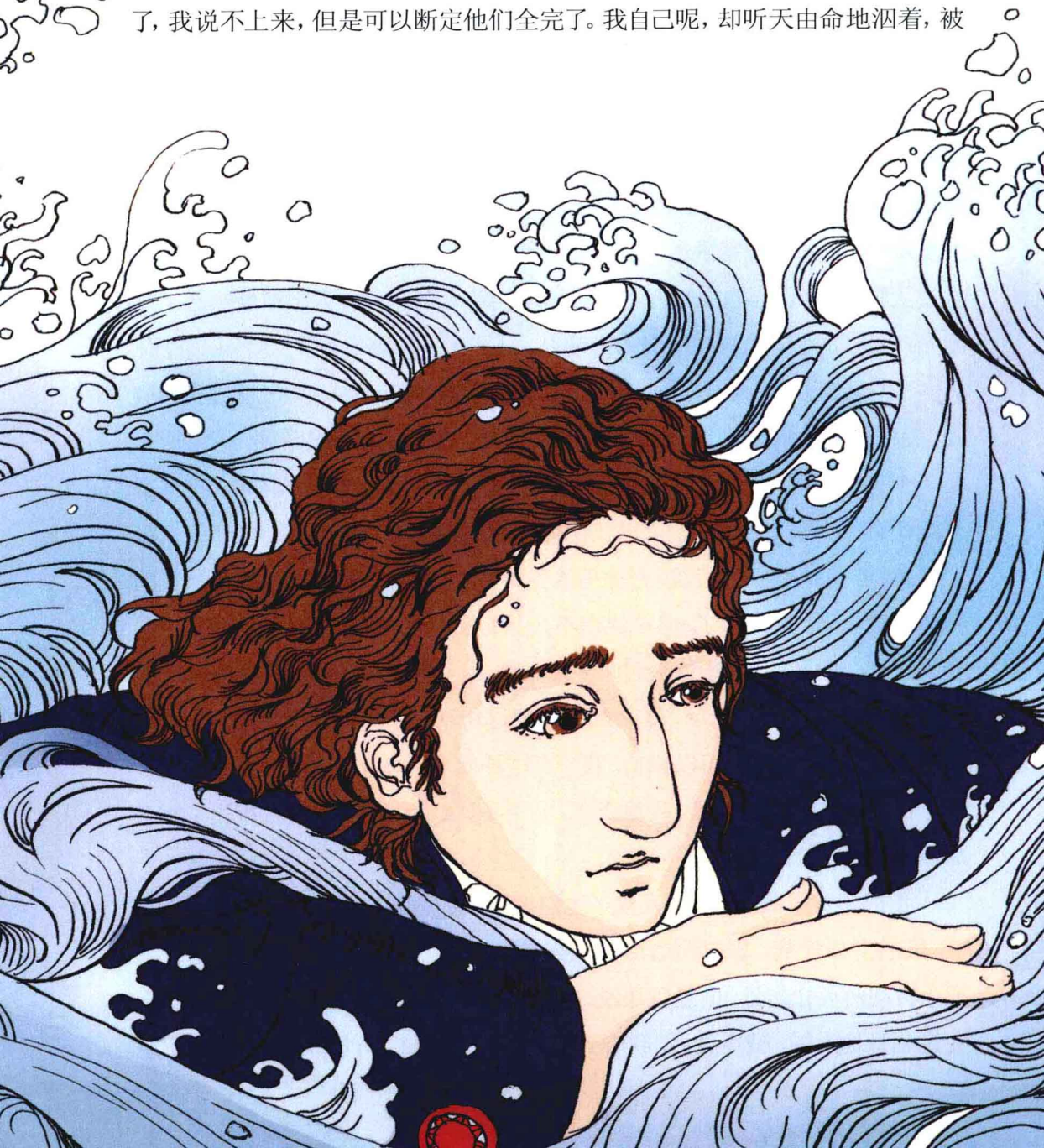
岛屿)的西北方。根据一次观测,我们发现所在地是南纬三十度零二分。我们船员中有十二个人因为操劳过度和饮食恶劣,受尽折磨而死,其余的人身体也很衰弱。十一月五日,那一带正是初夏时节,天气沉霾多雾,水手们在离船不到五十(三百英尺)的地方发现了礁石;但是风势那么猛烈,我们的船向礁石对直撞去,船身立刻触礁裂开。六个船员,连我在内,把救生艇放下海去,想尽办法脱离大船和礁石。据我估计,我们大约划出了三里格远,就再也划不动了,因为我们在大船上





时，就已经精疲力竭了。我们只得听任波涛摆布，过了半个多钟头，突然又从北方刮来一阵狂风，就把小艇刮翻了。

小艇上的同伴，以及那些脱险在礁石上或者留在大船上的人们后来怎样了，我说不上来，但是可以断定他们全完了。我自己呢，却听天由命地沉着，被



风浪推向前方。我不时把腿沉下去，却总探不到底；当我再也挣扎不下去、快要完蛋时，我忽然觉得水深已经不能灭顶了，这时风暴也大大减弱。海底的坡度很小，我向前走了一英里多路，才走到岸上，我想那时大约是晚上八点钟。接着我又向前走了近半英里路，并没有发现什么房屋和居民的影踪；至少也是当时没有看到，因为那时我的身体十分虚弱。我非常疲乏，何况天气炎热，再加上离开大船前喝过半品脱白兰地酒，很想睡觉。我在草地上躺了下来，草很短，软绵绵的，一觉睡去从来没睡得这样酣甜。据我估计，我睡了约摸九个钟头；因为我醒来时，恰好天亮。我打算起来，却动弹不得，我仰面躺着，这时才发现胳膊、腿都被紧紧地缚在地上；我的头发又长又密，也被缚在地上。我觉得从腋窝到大腿，身上横绑着几根细绳。我只能向上看，太阳渐渐热起来，阳光刺痛了眼睛。我听到周围人声嘈杂，可是我那样躺着，除了天空以外，什么也看不见。过了一会儿，只觉得有个活东西在我左腿上蠕动，它越过我的胸脯，慢慢地走上前来，几乎来到我的下巴前了。我尽可能用眼睛朝下望，原来是一个身长不到六英寸、手里拿着弓箭、背着一个箭袋的活人。同时，我觉得至少还有四十来个一模一样的（我猜想）跟在他的后面。我非常吃惊，大吼了起来，吓得他们回头就跑。后来有人告诉我，他们中间有几个人因为从我的腰部往地上跳，竟跌伤了。但是他们不久又走了回来。有一个人竟敢走到他能看到我整个面孔的地方，他举起两手抬眼仰视，表示惊讶，用尖锐而清晰的声音高喊：“海琴那带古尔。”其余的人也把这句话喊了几遍，但是那时我还不不懂他们的意思。读者们可以相信，我一直这样躺着是非常不舒服的，最后我终于挣扎起来，想挣脱束缚。我很侥幸，一下子就挣断了绳索，并且拔出了地上那些缚住我左臂的木钉。

我把左臂举到面前，才发现了他们捆缚我的方法。这时我用力猛扯了一下，虽然十分疼痛，却把左边绑我头发的绳索挣松了一点，这样才稍稍能够把头转动两英寸光景。但是我还没来得及捉住他们，他们就跑掉了；他们齐声尖锐刺耳地大喊，喊声过后，我听到一个人高声喊道：陶尔哥奉纳克；一眨眼

工夫，我觉得百来枝箭射中了我的左手，像针一样刺痛了我；接着他们又向天空射了一阵，就像我们欧洲人丢炸弹似的，我想有不少箭落在我身上（虽然我不觉得），有的还落在我脸上，我就赶忙用左手遮住了脸。这一阵箭雨过去以后，我不胜悲痛地呻吟起来，过了一会儿我又挣扎着要脱身，他们又放了一阵比刚才放的那些还长的箭，有些人还想用矛刺我的腰部；幸亏我穿着一件牛皮背心，他们刺不进去。那时我想最聪明的办法还是安安稳稳地躺着，我的打算是：如果这样挨到夜晚，我的左手既然已经松绑，是很容易就能够恢复自由的。至于那些当地居民，如果他们的身材全跟我看到的那人一样，我自信我还可以跟他们调来作战的最强大的军队拼一下。但是命运却对我另有安排。这些人看到我静了下来，就不再放箭。就我听到的闹声来判断，我知道人数又增多了。我听到正冲着我的右耳，离开我约有四码的地方，敲敲打打地足足闹了一个钟头，仿佛有人在干活。在木钉、绳索允许的情况下我尽量把头转过去，这才看见新建成了一座大约一英尺半高的台子，刚好容得下四个小人，台旁还竖起两三条梯子以便攀登。台上有个人似乎是一位显要，正在对我发表长篇演说，可是我一个字也听不懂。说到这里我早该提一下，这位显要发表演说以前，喊了三声：“浪格罗德胡尔桑（这句话跟前面提到的那些话后来他们都重新说给我听过，并且作了解释）。”他一喊完，马上就有五十来个人走了上来，把我头左边的绳索割断，这样我就能把头转向右方，看到了要说话的人的风采和表情。看上去他是个中年人，身材比跟随他的另外三个人都高，其中一个人像是跟班，身材比我的中指略长些，正在替他牵着拖在身后的衣裳；还有两个人分站在他的两旁扶持着他。他十足表现了演说家的气派，可以看得出他用了许多威胁词句，同时又许下不少诺言，以表示怜悯和宽厚。我回答了几句，但是态度极为恭顺，我向太阳举起左手并举目注视，请它给我作证。我离开大船以后，已经十几个钟头没有吃一点东西，快要饿坏了；我感觉这种生理要求太强烈，实在没法再忍耐了（也许这不尽合乎礼仪），就不住地把手指放在嘴上，表示我要东西吃。





那位赫戈（后来我才懂得，他们都这样称呼一位大老爷）很能领会我的意思。他走下台来，命令在我两肋竖上几条梯子，一百多个人就走了上来，把满盛着肉的篮子送到我嘴边；这都是国王一听到我到来的消息以后，就下令准备好送来的。我看见里面盛的是好几种动物的肉，不过从味道上却辨别不出是什么肉来。其中有的样子像羊的前肘、后肘和腰肉，烹调得很可口，但是大小比百灵鸟的翅膀还小。我一口要吃两三块；还有像枪弹那么大的面包，我一口也吃得下三个。他们尽快地供应，对我的身躯和食量表现了万分惊讶。我又做手势表示要水喝。他们从我吃东西的情形看出，知道给我一点点是不够的。他们是最聪明的人，非常敏捷地把一个头号大桶吊起来，然后把它滚到我的手边，并敲开桶盖。我一口气喝了下去，本来这是很容易的，因为一桶酒还不到半品脱，酒的味道很像勃艮第（法国东部的一个省）的淡味酒，不过更香些。他们又送给我一桶，我又一口气喝了，并且做手势表示还要喝，但是他们却无法供应了。我表演了这几件奇迹以后，他们欢呼起来，在我胸脯上手舞足蹈，又跟起初一样，叫了几声海琴那带古尔。他们向我做了一个手势，要我把两只酒桶丢下去，但是他们先警告下面的人躲开，高声喊着：“包拉赫米涅拉。”当他们看见酒桶飞在半空时，就一齐大喊：“海琴那带古尔。”

老实说，当他们在我的身上走来走去的时候，我不止一次想一手抓住首先走近我手边的四五十个人，把他们摔在地上。但是想起我刚才吃到的苦头，也许那还不是他们对付我的最厉害的手段，同时我也曾慨然答应顺从他们（我这样解释我那卑躬屈节的态度），所以马上就打消了这种念头。同时我想这些人既然这样盛情地招待我，破费了很多，我自然也应该以客礼相待。然而，私下里我又不由惊奇这班小家伙竟如此大胆，在我一只手已经松缚以后，竟敢爬上来在我身上走来走去，在他们眼中我一定是一个庞然大物，可是他们一点也没有战栗。过了一些时候，他们看我不再要肉吃了，我面前就出现了一位皇帝派来的大官。钦差大人带着十二三位随员，从我右小腿那里走上来，一直走到我的脸前。他拿出盖着国玺的圣旨，递到我眼前，大约讲了十分钟话，虽

然没有发怒的表示，但是说话时样子却很坚决；他不时用手指着前方，后来我才知道他指的是距离这里大约有半英里的京城，皇帝已经在御前会议上决定，要把我运到那儿去。我回答了几句，可是没有用处，我用那只松着的手做了个手势，把左手放在右手上（从钦差大人的头上掠过，恐怕伤了他和他的随员），又摸了一下头和身子，表示我希望得到自由。他似乎很能领会我的意思，因为他摇了摇头表示不同意，做了个手势告诉我，非把我当俘虏运走不可。不过他又做手势叫我放心，我一定会肉吃，有酒喝，待遇非常好。这样一来我又起了挣脱束缚的念头，但是，我又感觉到手上脸上的箭伤在作痛，而且都已经起疤，因为有的箭头还扎在里面；同时又看到敌人人数增多，我只有做手势让他们明白，他们爱怎么处置我就怎么处置吧。这样，赫戈和他的随员才恭敬地、和颜悦色地退了下去。不久以后，我听到大家一齐喊起来，连声喊着：“派布龙塞兰。”我感觉到左边有许多人在为我松绑，使我能转身向右，撒泡尿舒服一下；我撒了很多，使他们大为吃惊，他们看到我的举动，猜想到我要干什么，就赶快向左右两边躲闪那股来得又响又猛的洪流。在我小解以前，他们在我手上、脸上涂了一种香味扑鼻的油脂，几分钟以后，箭伤就不痛了。我用了富于营养的饮食，精力恢复，又加上刚才的种种方便，不觉昏昏欲睡。后来人家告诉我，我大约睡了八个小时；实际上这也不足为奇，因为医生们奉了皇帝圣旨，事先曾在酒里掺了一种安眠药水。

大概我上岸以后躺在地上的时候，一被发现，就有专差报告了皇帝，所以他早就知道这件事了；于是立刻就开会决定把我用前面叙述的方式绑起来（这是夜里我睡着时干的），决定送给我丰盛的酒肉，又预备了一架机器要把我运到京城里去。

看起来这决定也许太胆大而危险，我相信在同样情形下，无论哪一位欧洲君王都不会效法他们的办法；不过我却认为这样做极为慎重而豁达，因为如果这些人在我睡着时想法用矛、箭把我杀死，那么我一感到疼痛，当然会惊醒过来，说不定会激怒我，我使出蛮力，一定会挣断束缚；那时他们既不能抵

抗，就更不能希冀我的慈悲了。

这些小人是最出色的数学家，由于皇帝的提倡和鼓励，他们的机械学也发展到了完善的程度。这位皇帝是一位有名的崇尚学术的君王。他有好几架装着轮子的机器，可以用来运送木材和其他沉重的东西。他经常在出产良材的树林里建造最大的战舰，有的长达九英尺，然后用这种机器把战舰运到三四百码以外的海上去。这一次五百个木匠、机械工立刻动工建造他们最大的机器。这是一座木架，离地有三英寸高，大约有七英尺长，四英尺宽，装着二十二个轮子。仿佛在我上岸以后四小时，他们才开始动工的，我听到的那阵欢呼，就是因为机器运到了的缘故。他们把机器推到我身边，跟我的身子平行。但是主要的困难是怎样把我抬到车子上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他们竖起了八十根一英尺高的柱子。工人们用带子捆绑住我的脖子、手、脚和身体；然后用像我们包扎物品用的绳子那么粗细的绳索，一头用钩子钩住绷带，一头缚在木柱顶端的滑车上。九百条大汉一齐动手拉这些绳索，不到三个小时，就把我抬上了机器，而且把我捆得紧紧的。这些事都是别人告诉我的，因为他们进行工作的时候，我正睡得昏昏沉沉，掺在酒里的迷药药性已经发作了。一千五百匹高大的御马，都有四英寸多高，拖着我向京城进发，前面我也说

